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语言演化生态学

〔美〕萨利科科·S.穆夫温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语言演化生态学

(修订译本)

〔美〕萨利科科·S.穆夫温 著

郭嘉 胡蓉 阿错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演化生态学:修订译本/(美)萨利科科·S.穆夫温著;郭嘉,胡蓉,阿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3011-0

I. ①语… II. ①萨… ②郭… ③胡… ④阿…
III. ①语言演变—生态学—研究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40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语言演化生态学

(修订译本)

[美] 萨利科科·S.穆夫温 著

郭嘉 胡蓉 阿错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13011-0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 1/4

定价:38.00元

SALIKOKO S. MUFW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英文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悉,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6 年底已先后分十五辑印行名著 6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六辑,到 2017 年底出版至 7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3 月

修订译本序

《语言演化生态学》2012 年作为商务印书馆首批“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出版。仅仅过去 3 年时间,又有了修订再版的机会,真是令人十分高兴。译著出版以来,得到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指教,这次修订正好可以吸收大家的意见。

本次再版,从术语到表述,几乎每个段落都有了新的修订。译文先由胡蓉、郭嘉和阿错依次检查校订一遍,最后由郭嘉再次通读定稿,力求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译文通畅易懂。

本书涉及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相应的也就有着非常繁复的术语系统,把握和协调这些术语的译名,实非易事。例如书中使用到的大量不同的语言变体的名目,往往很难找到完全准确的汉语译名,有时候译者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取舍。在本序文后部分我们集中附上了这些语言变体的对照译名,便于读者在阅读全书之前先行了解。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关于“vernacular”的翻译。在本书中,一种语言是否被接受为 vernacular,是关乎语言演变的重要生态标志;vernacular 这一术语贯穿全书,地位特殊,恰切地把握和翻译这一术语对于理解全书相当关键。通常 vernacular 可以翻译为“方言”“土语”以及“白话”等,然而本书中的 vernacular,一方面与汉语中

的这些术语有交集却并不完全相当,另一方面本书又同时使用了 patois, jargon, dialect 等其他相似的术语,如何对应和协调这些术语的译名,相当犯难。vernacular 本书初版译为“本地语”,这次修订我们最终又改为“日常语”,这里略加说明。

首先,本书使用 vernacular 的意义,与通常人们理解的,和权威语言或标准语相对而言的方言、白话、土话、本土话等并不完全相同。在我们为修订译文而与原著者的通信中,穆夫温先生也说:“I use the term vernacular to underscore the day-to-day informal usage of a language, especially in the family and with people one feels familiar with. In such functions, a language is often identified as a vernacular.”亦即本书用 vernacular 更强调其是否作为家庭以及亲密熟人之间的日常语言。因而,在本书中与 vernacular 相对而言的语言变体概念,不是权威语言或标准语,而是用于工作贸易场所或族际沟通用的 lingua franca(通用语)。其次,与方言、土话等通常是一方母语的情形不同,vernacular 则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母语,因此穆夫温先生在通信中也强调“one's vernacular need not be their mother tongue, as an individual can change vernaculars in their lifetime, depending on where they live...”因此,vernacular 也可以不是本土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或本土化(indigenized)的语言。根据这种情形,同时为了协调本书繁多的相似术语间的关系,本次再版我们没有因循前人惯用的译法,也放弃了初版的“本地语”,而将 vernacular 改译为“日常语”;也就将 White American English Vernacular(WAEV)与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AAVE),改译为“美式

白人日常英语”，“美式非裔日常英语”（为行文简明，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简称为“美式白人英语”，“美式非裔英语”）；相应地将 vernacularize 译为“日常语化”，特此说明。

本书关于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繁复名目极易混淆；书后索引中又相对分散，且有些术语并未列出。为便于读者在阅读中对照辨别，这里将相关术语及其译名先行择要列出：

vernacular/日常语

lingua franca/通用语

patois/土话

jargon/行话

indigenous language/本土语言

nautical language/海员语言

baragouin/杂糅话

koinés/柯因内语

pidgin/皮钦语

creole/克里奥尔语

mixed language/混合语

caste language/阶层语言

substrate/底层/底层语

superstrate/表层/表层语

adstrate/并层/并层语

basilect/下层方言

acrolect/上层方言

- mesolect/中层方言
original language/源发语
target language/目标语
interlanguage/中介语
lexifier/词源语言
idiolect/个体语
communal language/共同语
collective language/集体语言
I-language/内化语言
E-language/外化语言

本书再版之际,让我们再次感谢王士元先生安排和指导我们翻译这部著作,感谢石锋先生推荐出版。感谢原著者穆夫温先生,一直耐心地解答我们的各种疑难。感谢商务印书馆初版、再版本书,而且将本书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感谢文学春先生、陈丹丹女士为编辑本书付出的大量心血。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提供建议的朋友。

译者

2016年2月15日

译 序

对所有学语言学的人来说,如何把语言研究得最好是大家都关切的核心问题。要怎么研究语言,才能一代一代聚沙成塔地把知识的金字塔越堆越高?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是在好几年前,当时有个朋友比较了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行为。他说,数学家是站在同行的肩膀上,所以可以看得更高更远;可是语言学家却喜欢把别的语言学家踩在脚下!他对我们这一行人的评论或许过于苛刻,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学家常常爱摆空架子,把哗众取宠的新理论奠基在薄弱的证据上,于是才短短几个月,一出了新理论就把旧的给推翻掉。

我们现在都把“知识的金字塔”这个比喻,归功于 20 世纪的哲学大师胡适之先生,他说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其实这句话更早前就有人用过了,至少宋朝朱熹的作品中就找得到。当然,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该自顾自地盖自己的金字塔,发表那些哗众取宠的理论。这句话暗示,我们努力堆砌自己的小砖头时,心里都应该有一致的愿景,知道自己这一小块砖是不是符合整个大格局,并希望别人将来也能以此为基础再把自己的成就累积上去。我自己就常以另一句更平凡的口号自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研究语言演化正是这种有价值的愿景,因此穆夫温(Salikoko. S. Mufwene)教授的这本书,对知识的金字塔贡献良多。演化理论是一座更高大的金字塔,对于解释我们生物界起着莫大的作用。早在150年前,演化理论的鼻祖达尔文就看出,人类演化和语言演化其实非常相似。他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一书里写道:

如果我们拥有人类完整的族谱,根据不同人种所绘制的宗谱图,就能帮助我们划分目前世界上众多的语种……

达尔文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生物演化和语言演化所作的比较。演化理论认为,改变源于三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一是变异,二是选择,三是复制再生。随着特定因素的作用,结果当然也会不同,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不管是语言演化还是生物突变,都同样涉及了这三个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我才了解语言之所以改变,也是经由人在不同的变体间做选择,这些变体可能是在词汇、发音或意义上相互竞争,也可能是在更高层次的句型结构上。^①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应当设法追溯那些成功的变体,看它们如何在语言内部不同的扩散阶段被保留而沿用下来。沈钟伟教授研究上海话里的音变,

① Wang, W.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①

印欧学家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②是第一位把演化理论运用在语言学的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才出版没多久,他的邻居,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把那本书当作礼物送给了他。可是19世纪的语言学家,把语言比作有机生物,这种比喻未免失当。正如穆夫温教授指出,语言比较像拉马克物种(Lamarckian species),可以把创新传递给下面几代,不管这些创新如何习得且何时习得,而且一代一代间的传递可以双向进行。但达尔文的演化论却排除了这些可能性。其次,语言就像寄生在宿主身上的物种,它的宿主自然是说话的人了。即使语言的结构再完美,要是没有使用它的人,这个语言仍会绝种。语言演化和生物演化的这些基本差异相当重要,穆夫温教授在书中曾多次详尽探讨这些区别。

我认为穆夫温教授这本书,还有他先前出版过的丰富著作,主要的贡献在于强调接触在语言演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19世纪的施莱谢尔所提出的语言演化概念,尤其是用树形图代表种系的方法,直到今日还影响深远。但这种看法过度强调了纵向传递的重要,而把横向传递边缘化了,因此扭曲了原本的演化观点。我前面引述过达尔文的那段话,也同样有扭曲事实的弊病,因此很快地就被达尔文的同行兼他的热衷支持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所

① Shen, Zhongwei. 1997. Exploring the dynamic aspect of sound chan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1.

② Schleicher, August. 1863. *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Weimar.

驳斥。

卡瓦利克福札(Cavalli-Sforza)教授和我曾经阐述过,横向传递可以是词汇发展的基础。^① 我们最近做过另一项研究^②,试图以量化的方法,把纵向及横向这两种语言传递模式结合起来。语言变化里的横向传递,现在才开始慢慢走出树形图的阴影,因此还须借助更多新资料和新方法予以深入研究。阿错教授的博士论文^③,研究藏、汉语的接触及混合,提供了很多新资料,使我们对横向传递有更深入的了解。

穆夫温教授在语言演化中,整合了纵向与横向传递两种方式,这么做完全是有实证基础的,他把对语言的细致观察,牢牢地嵌入了历史与社会脉络中,所以他的书名里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眼:生态。他举出了丰富的语言接触实例作为材料,其中许多语料是因为近几个世纪来随着殖民扩张才产生。他本身就是研究混合语言皮钦语及克里奥尔语的大师,而且他的研究范围遍及世界,跨足非洲、欧洲、美洲三大洲,以便寻找各类语言接触的根源。他的结论让人印象深刻,而且说服力十足,是帮助我们建构语言演化金字塔的不可或缺的砖头。

穆夫温教授研究语言,本着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辛勤耕耘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现在是为他 2001 年出版的书写

① Cavalli-Sforza, L. L. & W. S-Y. Wang. 1986. Spatial distance and lexical replacement. *Language* 62. 38-55.

② Wang, W. S-Y. & J. W. Minett. 2005.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in language evolu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03. 2. 121-46.

③ 意西微萨·阿错,2003,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序,但是他已经又接着出了一本 2008 年的书^①,书的副标题就用了接触、竞争和变化几个字。本书的几位译者郭嘉、胡蓉、阿错教授特别值得嘉许,他们以精湛的译笔接受了这项困难的挑战。书中不少专有名词和观念来自不同的学科,对于学习语言学的人不免有些陌生。但是他们借着翻译引介这部作品,为我们中国语言学拓宽了跨学科的新视野。有了这些人筚路蓝缕的艰辛为我们打下基础,相信未来演化语言学方面的译书,能够进展得更平稳顺畅。

王士元

2009 年 3 月,香港中文大学

^① Mufwene, Salikoko S. 2008. *Language Evolution: Contact, Competi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Continuum.

献给：

Ntazyel,

Ekyey,

Osum,

Zaki,

Sevehna,

以及

Tumunete

感谢你们的勇气和决心

致

Tazie

和

Embu

我们一起,为了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10
1 绪论	13
1.1 共同语即全体内化语	13
1.2 皮钦语、克里奥尔语和柯因内语	17
1.3 语言的演化	32
1.4 把语言看作物种	38
1.5 何为语言生态学?	48
2 克里奥尔语发展的创始人原则	54
2.1 引言	57
2.2 克里奥尔语的发展:各殖民地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67
2.2.1 克里奥尔语发展研究方法概览	67
2.2.2 克里奥尔语的柯因内词源语言	71
2.2.3 正常的、未中断的语言传递和 克里奥尔语的发展	74

2.2.4	自耕农场后期及各种不同的下层方言化阶段	90
2.2.5	从词源语言到克里奥尔语的连续性	97
2.2.6	特征选择的多样性	100
2.2.7	小结	104
2.3	创始人原则的证据	108
2.3.1	族裔的视角	108
2.3.2	结构的视角	116
2.4	结语	127
3	美式英语的发展:引入接触因素,摒弃社会偏见	136
3.1	引言	136
3.2	为什么美式白人日常英语不是克里奥尔语?	140
3.3	非洲裔美式英语的发展	144
3.3.1	对文献的评论	145
3.3.2	历史的启发:特征竞争假说	161
3.4	美式白人日常英语的发展:克里奥尔语的视角	165
3.5	结语	173
4	英语的正统与非正统分支	177
4.1	引言	179
4.2	带有欺骗性的命名传统	181
4.3	语言的接触是如何被忽视的	183
4.4	英格兰英语的发展历程: 底层语影响何时起作用?	188